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抗日战争革命
回忆录

张占鳌

一九八三年十月

前 言

我最近在很吃力的情况下，写完了抗日战争革命回忆录，由于自己理论水平低，文化水平有限，在各位领导同志和同志们帮助下，写出粗浅的初稿。

由于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特别低，再加上年长日久有很多问题，回忆不那么全面难免有错误，和出入的地方，请同志们阅后加以指正，欢迎同志们~~题~~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此 致

敬 礼

张占鳌

1983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革命回忆录

张占鳌

- 一、护送干部，深入敌后开辟深东和东北，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_____ 6
- 二、入虎穴，渡难关。 _____ 12
- 三、为解放区根据地运输急缺物资。 _____ 20
- 四、携带党章，智斗敌特。 _____ 28
- 五、虎口脱险。 _____ 32
- 六、夜袭日寇军用列车（货车）。 _____ 35
- 七、利用和争取伪军。 _____ 37
- 八、智打小山本。 _____ 39
- 九、鬼门关冒险救亲人。 _____ 47
- 十、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唐山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 52
- 十一、伪治安军是纸老虎。 _____ 59
- 十二、蒋介石不抗日在挑动内战，等待胜利后独吞胜利果实。 61
- 十三、抓国民党特务。 _____ 70

抗日战争革命回忆录

张占鳌

山海关铁道党支部的建立

从一九四一年起，冀东已开始形成大块游击根据地，滦河以东开拓了广大的游击区域，其中许多地方具有创造建成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于是冀东党组织决定，一面恢复与巩固根据地，一面配合开辟东北地区。

山海关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塞，有敌人重兵把守。日本关东军（野战军），宪兵队一团多人；警护队、警务段，华北驻山海关机关长领导一个特务队，侦缉特务队，警察大队七、八百人；伪治安军一团人驻临榆县（团长是张乃仁），还有飞机场，临榆县政府，日本领事馆，东海关，^{西海关}大东公司等敌人政治经济组织，当时人称“鬼门关”，“雁过拔毛”，“插翅难飞”。在这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无疑对支持和发展东北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一九四一年秋末时节，我丰滦迁联合县办事处，受上级党的委托，派共产党员孟宪久同志来到山海关。孟宪久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在山海关邮电局工作过一个时期，对铁路工人比较熟悉，特别是对那些觉悟比较高的工人就更加了解。他借亲戚之便住在我家，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和工人接触，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党的工作。我在孟宪久同志的帮助下，经孟宪久和孟宪礼同志介绍于一九四一

年十一月一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一九四二年初我和孟宪久同志又先后介绍郑宝田，张有为等同志入党。一九四二年夏季正式成立党支部，由我任书记，郑宝田、张有为二同志任委员。这个支部对外叫东北救亡总会冀热辽分会交通运输支会，对内叫铁道支部。受迁芦抚昌（滦东）办事处领导。一九四二年十月转由中央北方局东北工作委员会领导。

铁道支部建立后、做了那些

工作，怎样对敌斗争的

铁道支部的建立，使秦皇岛地区又有了完整的党的组织。它的具体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搜集敌伪情报、运送物资、护送干部。

山海关铁道支部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面向抗日。支部的每个同志，在不暴密的原则下，尽量和群众接触，向工人讲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有些人还逐渐发展成为党的积极分子，秘密与党员一起完成工作任务。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起，敌人推行了所谓“四次强化治安”，疯狂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山海关的敌人也经常到各地农村进行骚扰。为了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器张气焰，铁道支部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敌人情报，如机场设施，驻军人数，据点分布，武力配备等情况，我和高德民同志绘制成山海关地图。支持了我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斗争，同时对一九四二年底开辟秦皇岛一带地区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多次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失去抗日军民生存条件，因此出现物资方面极端严重的困难局面。铁道支部为了帮助党克服物资上的困难，从敌区东北

运送了大批物资。

党要开辟东北的工作，就必须向东北派遣干部，而长城各口是所谓满州国的国境线，敌人防守甚严。因此任务又落到铁道支部身上。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末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在积极群众的协助下，铁道支部的党员们利用机车、铁路乘务员工作服和身份证等便利条件，前后往东北地区护送了侯宝廷、吉安邦、刘永生、陈顺元父子等。由于支部成员工作灵活机智，而又充分依靠群众的支持，使党派出的干部都安全到达了东北抗日根据地，为发展东北党的地下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山海关铁道支部的建立，给我党在秦皇岛地区的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成为党了解山海关敌情的耳目、成为党急需物资的补给转运站，成为党派干部出关的一把钥匙。铁道支部在敌人心脏，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党所交予的任务。

一、护送干部、深入敌后开辟滦东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起，敌人推行所谓“四次强化治安”疯狂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把华北唐山地区滦河以西划为匪区，把滦河以东划为无匪区。把滦河以东的县叫模范县、模范区、模范乡，铁路两侧叫爱护村。敌人在这搞联防，怕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个地区。我党政军根据当时形势化整为零，分散在敌后各个角落，开辟滦河以东以避免敌人的扫荡。这时丰滦迁联合县委书记吉华新同志派孟宪久同志去山海关我家，请我到碑家店说毛山有任务交给我。我到毛山后吉华新同志命我把张文阁同志护送到滦东办事处。那时滦东办事处是不公开的，设在距昌黎县二十五华里的杨草庄木匠铺。我把张文阁同志带到滦东办事处主任燕云程同志那里以后，分配张文阁同志任昌黎以北的区委书记。

滦东办事处主任燕云程同志又命我把两位女党员护送到北戴河连逢山外国租界地，一面隐蔽等待时机，一面开辟北戴河一带的地下工作。

深入敌后、派遣干部开辟东北

在敌后开展游击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二月，正是数九 冬，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日子，人们都忙于准备过春节。有一天我从锦州跑车回来，一进屋见两位陌生人。当时一位客人急忙从大衣 里掏出介绍信。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我上级首长刘云鹤同志写给我的信，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李子安、受方鹤同志指示来到你家，他说随他来的这位同志叫侯宝廷，他是某县的县委书记、是李大钊同志的三姑爷。刘云鹤同志指示我叫我亲自把侯宝廷同志送到东北锦州，开辟锦州地区工作。我说、昨天你们来就好了，昨天已经送走两位同志到东北，如早来两天就一起去东北了。现已临近春节，车站上、火车上，敌人把守特别严，过几天看看情况再定什么时间送。我就把侯宝廷同志安置在我大哥张有为家里住下了。第二天送侯宝廷和李子安同志便回昌黎县去了。

要出关去东北的懂得一点铁路常识，因此我们教给侯宝廷同志一些一般铁路常识，以防万一。他掌握了铁路一般常识后，我们选择了在一九四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那天晚九时乘从北京开往南朝鲜 山的九次特别快车送侯宝廷同志。开这次特别快车的司机是张永证同志。临上车之前我给侯宝廷同志穿上了铁路工作服，并把他带到了机车头上。我向张永证司机介绍说他是我的亲戚，家在锦州，

回家看看。张司机点头说好。侯登上机车头之后坐在水柜傍，我拿着铁锹正忙于往机车炉膛加煤，距开车前十分钟左右，突然日本宪兵看见机车上人多，要闯上机车进行检查。我抬头一看，心想不好，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上车。就当机立断用双手紧把住机车门手把杆，使尽全身力量堵住机车^门不让日本宪兵上车。这时日本宪兵急了眼，用手拉住我大腿想把我拉下车去。我咬紧牙关，死不放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侯宝连同志是我党重要人物，是领导干部，我头可断、血可流，地工人员的责任不可丢，宁可牺牲自己也得保护侯宝廷同志不然党的工作就要受损失。为了掩护侯宝连同志，不叫日本鬼子上机车，我用力猛抬腿把日本宪兵一脚踢了个仰面朝天。借此机会我急忙回过头来用手捅了一下侯宝廷同志，让他从机车右侧下车跑开。侯按我的意见从右侧下机车跑掉了。这时被我用脚踢翻在地的那个日本宪兵从地上爬起来找来了五、六个日本鬼子宪兵，气势汹汹的朝我奔来。我想跑已经来不及了，鬼子宪兵上车后连推带搯死命往车下拽我。我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硬是被他们拖到了车下，衣服撕破了，纽扣也拽掉了。他们连推带打一直把我押到日本^{鬼子}宪兵队车站派出所。进屋后，一个日本鬼子宪兵把我全身衣服扒光，连脚上的袜子也扒了下去，只留下了一条裤衩。他们让我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受审。这时日本鬼子宪兵从刀鞘中抽出日本鬼子大战刀。向我一连砍了十几刀。

我当时咬紧牙关、心一横、眼一闭准备等死，心想正好今天是我生日，不多不少活了二十七周岁也够本了。日本鬼子宪兵砍完了，我以为被他们用刀砍死了，但觉得心里还明白，心想莫非没死还活着，就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后边，一看手上没有血迹，才知道日本鬼子是用战刀背砍的，不是用刀刃砍的。日本鬼子放下大战刀，就用双手掌左右开弓往我脸上和咀巴子上一个劲的打。边打边问：“你的八路军的干活？”，我说：“我不是八路军，是铁路工人。”日本鬼子宪兵又问：“你的反满抗日的有”，我回答说：“没有”。又问：“你的心坏了的有，”我说：“我的心坏了的没有，我是大大的好人”。日本鬼子又问：“那你为什么打日本宪兵呢？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日本宪兵。问：“你眼睛看不见吗？”我说：“我正在哈腰往机车头炉膛添煤看火，一直腰猛然间看见上来一个人，因为眼睛被炉膛火烤花了^了看不清楚是谁，以为是偷越国境去满州国的坏人，所以我拼命堵住车门不让他上车。”日本鬼子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踢日本宪兵呢？”我说：“我不叫他上车、他硬要上车、我想让偷越国境的人上车那还了得、为了让他上不来车，我才一脚把他踢到了车下。如果我要知道他是日本宪兵，我那能踢他一脚呢！日本宪兵和铁路是一家人，是保护铁路的，一家人还能打一家人吗！”我接着说：“坏人想坐我们机车偷越国境，我们铁路工人是有责任的，我不能让他上车，踢他一脚是对的。当时不知道是日本宪兵，晚间站台上灯又不亮再加上我往炉膛添煤把眼睛烤花了根本看不清

楚，我以为是偷越国境的人要上车，这是误会”。日本鬼子宪兵问：“你的撒谎的有，”我说：“没有，句句是实事。”他连打再问足有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问出来，才住手不打了。他令我在屋子里好好地站着，开了门往车站站台上去了，把我关在了屋里。

日本鬼子宪兵出屋不大工夫，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我一看认识他，是陆翻译官，名叫陆从洲，他也认识我。他说老张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带私货叫日本人把你抓来的，我说我没带私货，如带私货那能瞒着你呢！我把对付日本鬼子那套话从头至尾和他说了一遍，又着重说我把日本宪兵当作偷越国境的坏人踢了一脚，看起来是踢错了人，搞误会了。这就得请你多帮帮忙，和日本人好好说说，把我放了，日后我再报答你。陆说，老张你不要害怕。我说，我怕什么呀！不就是踢了日本宪兵一脚，踢误会了，我也是为满州国安全，一片好心呀。陆信以为真，对我说好吧，等曹长回来时我给你说说。我说，好吧谢谢你。不大功夫从站台外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礼帽，身穿大棉袍、腰扎布带子。我当时把他当作中国人，再往下一看，见他穿着牛蹄子二胶鞋，这才认出他是日本人。我想毫无题问他一定是日本宪兵曹长了。这个老鬼子大模大样的坐在椅子上，用手拍的一声把桌子一拍，问我你的心坏了的有，八路军的干活，反满抗日，心坏了大大的有。我想这老鬼子必定不大好对付，我一定得沉着冷静对付他。反正他们没抓住我什么把柄，用不着怕他。我又用刚才对付小鬼子的话，前前后后一字不差的重复了一遍。

这老鬼子又问我，你的撒谎的没有，我说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又问心坏的有，我说没有，我是大大的好人。老鬼子一看我不恐慌、就停止不问了。停顿了一会儿，就在这节骨眼上、陆翻译官插话了，他说张是好人，搞误会了要知道是日本宪兵他绝不会踢，并说他认识我、不是坏人，把他放了吧。这时日本宪兵曹长信以为真、他说张的你的回去哑斯密（休息），再打日本人死了死的有，我说是。就这样不但保护了侯宝廷同志安全脱险，我也顺利的从日本宪兵队车站派出所回到家中。为了答谢陆翻译，春节时我给他送去了一百元伪币。

入虎穴、渡难关

一九四四年六月下旬，正处在春夏之季，河北大地禾苗长势良好，好象一片绿洲，小麦发黄，即将收割。当时滦东第二工作团正在秦皇岛以北一带活动。首长赵濯华，张化东同志负责领导我们工作。有一天，张化东同志找我谈话，向我交待任务。他说我党我军挺进东北，开辟东北敌后工作，打算再向东北派遣干部，你得想个办法才好。任务是把刘永生同志输送到东北北票，开展敌后做地下工作。我听首长张化东同志讲输送干部开辟敌后工作非常重要，心想任务光荣又艰巨，得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呀！可是从那里把刘永生同志护送出关去呢？到把我难住了。从原来山海关铁路上乘车出关是肯定不行了。因为这条路线已被日寇破坏了。日本宪兵队在山海关抄了我的家，除我之外全家人都被逮捕了，敌人在山海关到处挂像，正通缉拿我呢！从这条路线走，等于白送死。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唐山市找出入路。唐山我不认识别人，只能找张汗元同志，不过也没多大把握。因为敌人逮捕我时，没有捕住我，把张汗元同志捕去了。他现在是死是活不清楚，就是没死，放出后表现怎样也不清楚。他还能不能靠得住，还能不能担此重任，很难断定。但是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为了完成输送干部这一艰巨任务只好冒一下险试一试看。

临行前张化东同志给了我一支短手抢和二十发子弹，让警卫员

把子弹屁股用酒火烤了一下，防止用时打不响。并嘱咐我说这次去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必要时任可拿枪自杀，也不能叫敌人抓活的。

张化东同志^跌铁金同志把我们送过滦河西。我们从临榆县境内出发路经五个县（即：临榆县、抚宁县、昌黎县、芦龙县、滦县）通过敌人集点和十几道封锁线，交通沟到达唐山市北郊。

唐山市在华北处于重要地位，是重要军事基地，是从关内去东北的必经之路，是伪满洲国的西大门。伪冀东行辖公署就设在唐山市。日本帝国主义把唐山改叫唐山特别市，有重兵把守。市周围都安上电网和两层铁丝网，设炮楼数十处。出入唐山市得经过敌岗楼哨所检查，敌伪军把手特别严，没有相当的证明手续很难出入唐山市。

在唐山市北郊要想进入市区必须经过诚子大桥。我们走到距诚子大桥不远时看见大桥两侧敌人设有炮楼岗哨。来往行人必须经过大桥岗哨上敌伪军的盘问搜索后方能进入市区。我和刘永生同志走到桥北时一看，距敌人岗哨已经很近了，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正好近处有一个做小买卖的小摊床我们买了一盒烟和几个烧饼，就坐坐坐在小摊床那一边吸烟，一边吃烧饼，一边观察敌岗哨活动情况，等待机会混进市区。观察了好半天见敌人搜查盘问特别严，再加上自己身上还有手枪，闯岗哨肯定被敌人搜出来，心里真有点着急，上火加后悔。心想原以为带枪能壮胆帮忙，谁想到这次却成了累赘

了。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等待时机了。又看了好一会儿，市内有三个人推着手推车走到岗哨傍，车上装有五、六部收音机，当时收音机是违禁品。两个敌伪军赶紧上前把手推车截住，一个人盘问，一个搜查。我一看进市内的机会来到了，就用手捅了捅刘永生同志说快走。我们两个人借着敌伪军弯腰检查收音机的机会从敌伪军身后溜了进去。

进入市区，我们来到铁道南扶轮街五号张汗元家。进张汗元同志外屋时他对面屋老高家夫妻俩正在外屋吃晚饭，过去这两口子认识我，一看我来了，吓的连饭都不吃了跑进屋躲了起来。我们走进张汗元同志里屋，见张汗元同志正在炕上躺着养伤，他妻子在炕上哄孩子呢。他妻子看见了我，吓的腾一下从炕上跳了下来脸当即变白了、手打哆嗦，牙打颤，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容易喘了一口气对我说三弟呀，你大哥为你差一点没丧命，差点没叫日本鬼子宪兵打死。他被日本鬼子用火烙了几十个眼还没好，你又来了。前几天高三、赵廷辟两个狗特务还到我家来找你来呢！这个年头你怎么还敢来呀，这不是要命吗？你大哥再叫日本鬼子捕去就没命了，连我也活不成，这到是怎么好啊！我看他吓成那个样子，怕出万一，为了安慰她，叫她放心。我对她说大嫂子不要害怕，敌人不会来的，就是来了我也不怕他们。我掏出手枪说我有这家伙能对付他们。她不见手枪还好，见了手枪比以前更害怕了。这时他丈夫张汗元同志